

1. 忠厚世家

1913年10月,凉爽的秋风,将红高粱、金谷子的清香,吹遍邳南田野,令人闻之心旷神怡。

18日这天,议堂乡新李庄传出喜讯:李桂堂又得了一个大白胖孙子。这孩子生下来就哭声绵绵,两眼有神,一头漆黑的浓发衬着白皙的脸蛋,实在可爱。金家人都喜得合不拢嘴。

这时,有人请爷爷给孙子起个名字,李桂堂笑了,他想:大孙子叫“涌春”,寓意是家里的事业和生活如同春天的云彩、流水一般地涌现,一年四季都是春天。这不,又涌来了二孙子,可谓人丁兴旺。这二孙子该起什么名字呢?

古语云:“赐子子金,不如教子一艺;教子一艺,不如赐子好名。”是的,这起名非常重要,人们都认为名字往往同本人的命运、事业联系在一起。长辈给晚辈起名,无不寄托对孩子将来能成大才、干大事的期望。更何况,这是议堂乡很有名望的李桂堂给孙子起名呢。

李桂堂，字步蟾，在光绪年间，他参加大考，成了廪生，由府、县按时发给一定的银子和粮食。再加上家有良田百亩，故而家道富足有余。他乐善好施，经常接济穷人，本庄的焦寅恭，就是靠他救济读书的，后来成了有名的贡生，还在邳城办起了贫儿教养院。

李桂堂捻着胡须，从厚厚的《康熙字典》里找到了一个字：洽。洽，润也，作和睦解。祖上传下来的有“和为贵”、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之说。这家和万事兴嘛，不仅家人要和和睦睦，就是同乡亲邻也要和睦相处，忠厚待人。我要叫二孙子继承先祖的传统，做个忠厚、和睦、为善的人！

于是他高兴地向众人说：“有了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众人异口同声地问。

李桂堂自豪地说：“叫洽春，李洽春！”

众人拍手称道：“好！”

于是，“洽春”的名字便响亮地叫开了。

俗话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”

洽春在五岁时生了一场大病，肚子里长一块硬疙瘩。经医生检查，说这是痞块^①。腹部肿得大大的，连吃饭都很艰难。

当时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，医疗条件极差，得了这种

^① 痞块，中医指腹腔内可以摸得到的硬块。也叫痞积。

病,只有等死。母亲吕氏,终日将洽春抱在怀里,以泪洗面。

父亲李俊卿为人正直,善于耕种。他见儿子病重,心里非常着急。抛下田里的农活不管,四处寻医拿药。草药不知吃了多少,就是不见效。

“病急乱投医。”最后,李家请来了巫医。

这天,从院外走进一位老太太,年近 80 岁,脸上已布满了细细的皱纹,挪动着小脚,慢腾腾,虚怯怯。

吕氏听到门外的脚步声,放下怀中的洽春,赶忙走向前去迎接。

老太太劈头就问:“桃枝准备好了吗?”

吕氏接照老太太的吩咐,已派丈夫去折,就连忙说:“他快回来了。”

不多会儿,李俊卿手里拿着带花的桃枝走进屋里。

老太太眼尖,忙对李俊卿说:“快把花摘掉,鬼见花不会走的。”

李俊卿将桃枝上的鲜花一朵一朵地摘下扔掉,然后交给老太太。

这时,吕氏端过一瓢水。只见老太太用桃枝蘸着水,向躺在床上的洽春身上抽打,嘴里还不停地叨念着:“天灵灵,地灵灵……”

叨念完之后,叫吕氏给洽春喝一口瓢里的水,漱漱口,再吐到瓢里。

洽春很乖地喝了一口水,漱了漱,接着又吐到瓢里。

最后，老太太又让吕氏将瓢里的水泼到大门前，将桃枝扔到门前的大路上。

请巫医那是“死马当活马医”的没有办法的办法，可也凑巧了，不知是以前吃的药有了效用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病情发展到这时，却突然起了重大变化。

没两天，洽春的病块疼痛难忍，直翻身打滚。折腾了一阵之后，就从左肋部的烂洞里，乳白色的脓不住地往外流，全家人吓得目瞪口呆。

脓流出后，洽春的肚子渐渐地不疼了。慢慢地，烂洞的创面也愈合了。这虽然不是什么神仙显灵，可是人不该死，也就活下来了。

洽春家养了三头牛、两头驴，喂牲口的青草全靠他们兄弟姐妹到田里、路边去薅。

有一天，洽春跟姐姐去田里薅草，只见野花盛开，正是蜜蜂、蝴蝶采蜜繁忙的时候，飞来窜去，戏花舞枝，非常可爱。洽春不仅迷上了蜜蜂、彩蝶，更迷上了那五颜六色的野花，有红的、有白的，花心上还有黄黄的花蕊，微风徐徐吹来，一阵清香，他不由得用鼻子深吸了几下。

“快来看！”姐姐突然大声喊了一句。

洽春跑到姐姐跟前说：“看什么？”

姐姐指着地上一棵刚露出嫩芽的苗儿说：“看，小桃树。”

洽春问：“小桃树？”

姐姐说：“对，大桃树就是这小桃树长成的。”

洽春如获至宝，心想：桃树开花好看，结桃好吃，把小桃树移回家栽多好。想着就用铲子挖出小桃树，树根部还带着两半桃核的壳。

姐姐告诉他，只有把壳保护好，桃树才能保活。

于是，洽春小心翼翼地把小桃树放在兜里，小步走回家，栽在院子的西面墙角边。

从此，小桃树成了洽春的好朋友，天天瞅着它，地干了就去浇水；家里吃剩的饭，他还偷偷地埋在小桃树的周围。小桃树也善解人意，迎着春风，不断地成长。

这天，洽春又给小桃树浇水，爷爷从书房中走来说：“好，树要勤浇。”

洽春说：“不让它渴着。”

“对！”爷爷说着不由来了诗兴，高声朗诵道：

犬吠水声中。
桃花带露浓。
树深时见鹿，
溪午不闻钟。

洽春还不能完全理解诗意，可是，他却知道这是述说桃树的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大雪飞舞。新李庄的地上、树上和屋

上,变成了一片白色。夜,异常的静寂,有时传来乌鸦的啼叫声。

正当人们沉睡的时候,群狗狂吠起来。

这时,几个黑影从李家后院的屋顶上跳下来。

李俊卿穿上衣服,急促地说:“土匪来了!”说着,顺手摸过身边的土枪,准备反抗。

吕氏猛地抱住李俊卿,不让他动;洽春兄弟姐妹几个吓得钻进被窝,直打哆嗦。

“嘭! 嘭! 嘭!”堂屋的门被砸开了。

洽春从被窝里探着头想看个究竟,被吕氏一下子按到被窝里。

首先进门的一个人有 40 多岁,他胖、高、黑,一脸络腮胡子,大脑袋上的头发毛渣渣的,像个刺猬。眼睛不知是喝了酒还是熬了夜,红得像要淌出血来。整个形象,使人马上想到庙里的凶煞神。

第二个进来的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,长相和第一个相反:瘦、矮、白。两人在一起,就好像凶煞神旁边立着个小庙童。这小子在漂亮的一双大眼睛里却有着两股凶狠的光。

接着,又闯进七八个贼眉鼠眼的青年,有的舞刀,有的挥棍。为了制造恐怖气氛,脸上都用黑布裹着,装成鬼怪模样。在这副外貌下面,个个都露出凶相。

这群如同一群贪婪的狼、发疯的狗,乱砸乱劈,翻箱倒柜,抢衣扒粮。更恶劣的是,几个土匪硬将盖在洽春兄

弟几个人身上的被子夺走，孩子们冻得哭天喊地。

爷爷李桂堂，惟恐家人惨遭更大的不幸，他对家人喊：“孩子们，随他们的便，他们爱拿什么就拿什么，你们不许动！”

这时，土匪们更得意了，他们有的争夺床上的铺盖，有的乱掏衣兜里的钱票。折腾完屋内，又把牛棚里的三头牛、两头驴牵走。

眼看就要收场了，院子中突然闪出一个熟悉的身影：他是个流气十足的人，中等身材，目光狡猾，他站在墙的背阴处一动也不动。他身上的打扮同土匪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腰间系一条皮带，头上蒙着一条白毛巾。当“土匪头子”走出堂屋，他迎上去在耳边嘀咕几句，土匪头子便率人又折回屋内，将洽春的母亲和嫂子拉下床来要带走。李便卿进行阻拦，土匪幸枪对着他恶狠狠地说：“开枪了！”

在这剑拔弩张之时，爷爷李桂堂向土匪求情说：“老总，要多少钱，你们开个价吧。”

土匪头子打出手码：700 块银洋。

李桂堂听后，吓得倒退一步，气得没有说出话来。

是啊，这么大的数字，一下子怎么能拿得出呢？只好让土匪将婆媳俩作为“肉票”押走了。

“肉票”，就是人质。男人叫“钱票”，女人叫“花票”。若不及对赎回，就被撕票。撕票，就是挖眼、砍手、割耳朵，或者杀害。

这时，全家老小十多口人，竟连一条御寒的棉被也没有了，孩子们冻得哭喊着。治春的父亲李俊卿气得捶胸顿足；爷爷抱来柴草，点火取暖。全家人围在火堆旁，不住地流泪。

奶奶想到儿媳妇和孙媳妇生死未卜，挪动小脚，来到院子当中，跪在雪地上，面朝着正北，祈祷着：“老天啊，你可要睁睁眼，一定要保佑治春他妈婆媳俩安全地回来呀……”

治春听到奶奶的话，不由得大声哭喊：“奶——我要妈妈！”

父亲听到儿子的喊声，对土匪更加仇恨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在寒冷的冬夜里，全家人盼呀、盼呀，好容易盼到天亮。左邻有舍的乡亲们闻知此事，陆续前来看望，有的送寒衣，有的送粮食，有的还把孩子领回家吃饭。治春跟着五姑母去了，还给她一身衣服。

爷爷李桂堂，一夜愁白了头，他叹息着说：“这是什么世道啊！好人受欺。”说着，他望着自己最疼爱的孙子治春，便安排李俊卿去卖猪，自己出去借钱。

傍晚，出去的人陆续回到家，围在火堆旁，数着筹来的钱，总共不到 300，离土匪要的数还差一大截。这余下的 400 到哪里去弄啊？

李桂堂望着钱说：“钱不够，赎不回来人！”

李俊卿说：“能借的我全都去借了，再也借不到了。”

奶奶说：“再想法凑啊！得赶快把洽春他妈赎回来！”

洽春听到赎回妈妈慌忙从口袋中掏出一个银洋说：“我有钱。”说着双手捧送给爷爷。

李桂堂接过孙子送来的钱，眼泪不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，他说：“好孩子！”

洽春祈求地说：“爷爷，你快赎妈妈吧！”

李桂堂看着孙子希望的目光，他的心碎了。

奶奶敦促说：“把家里什么都卖了，也得赎人。”

这句话激起了爷爷李桂堂，他站起来咬着牙发狠地说：“卖地！”

卖地，这在农村是一种忌讳，只有家庭破落了才卖地。可现在的李家，又有什么办法呢？

李俊卿问：“卖哪块地？”

是啊，他们家的地块有大有小，土质有孬有好，卖哪块合适呢？

李桂堂说：“哪块值钱，卖哪块。”

哪块值钱？当然要数那块 18 亩的苔干地了。

苔干，是议堂乡的特产，宴席上的佳肴，是向皇帝进贡的贡品。因此，哪块地能种苔干，哪块地就最值钱。

李家卖的 18 亩苔干地，是闻名四方的宝地。卖了它，才凑够了钱，由李俊卿送到八义集西碱城子的土匪驻地，赎回婆媳俩。

洽春见到妈妈，一下子扑到妈妈怀里哭起来，全家人

都跟着伤心地流泪。

在交谈中，洽春的妈妈透露出给土匪通风报信的竟是邻村的卢修德。

全家人一听是卢修德，愤怒了，奶奶骂：“他的良心叫狗吃了，一年到头的接济他家，他还丧尽天良。”李俊卿憋红了脸，操起棍子要往外冲。

李桂堂急忙拦住说：“狗咬人一口，这是狗的本性；人不能反过来咬狗一口，这是人性。俗话说，破财免灾，祸福相依。祸过去了，福就会降临。就当破财消灾吧。”

窝囊气难咽，李俊卿只有高声地骂几句出气。

后来，这事传到卢修德母亲的耳朵里。他母亲拉着卢修德来到李家，娘儿俩跪在李桂堂面前。

李桂堂指着卢修德问：“你知道你腰间系的皮带是谁的？”

卢修德说：“是我爹的。”

李桂堂又问：“你爹是怎么死的。”

卢修德低头不语。

李桂堂说：“你爹是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，为国战死。而你呢？你却勾结土匪，残害百姓。你这不是修德，是缺德！念你母亲就你一个儿子，我也不告官了，饶你一条狗命。”

卢修德羞愧落泪，决心改邪归正。

结果，两家和睦相处，卢修德常到李家帮工，以劳洗罪。从此，李桂堂以德报怨的故事，便在议堂乡一带传

开了。

故而，众人称他们的家为忠厚世家。

李桂堂是周围几十里路有名的廪生，一生四处为人排忧解难，群众都称他为“好好老先生”。他家的大门，每年都贴上“忠厚传家表，诗书从世长”的门对子。地方上凡是有功名的人都是他的同学、仁兄弟，如土山的陈廪生、薛集薛叙斋老廪生、宋庄的宋度珍廪生、占城的李老占廪生、望山的魏景斋老廪生、八岔路仙李老廪生，都经常来来往往。四乡有红白事的人家，都来请他去掌管、操办、写门联、写吊文。

小洽春从小受他祖父的影响，后来一生为革命办真事、办实事、办好事，留下了一个“青天”的名声。

2. 童年轶事

在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进步思想影响下,当地的有志青年李俊岭、焦礼川、潘立海三人在议堂古庙里办起了小学校,宣传新思想,传播新文化。

1920年秋天,洽春刚满七岁,伯父李俊岭动员他去上学。

洽春从小就跟祖父学过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,后来上了私塾。但他对死记硬背式的整天背诵,感到干枯乏味。听说要去新式学校,高兴得跳了起来,母亲还专为他做了一身新衣服。

新李庄到议堂有一里多路,在一个晴朗的早晨,李俊岭带着洽春和本庄几个小孩子去上学。一路上,大家非常高兴,蹦蹦跳跳。当走到一个渠边时,只见明镜似的渠水,一片碧绿,把他们漂亮的新衣服和花书包都映照出来了。

伯父李俊岭望着他们活泼的身影问洽春:“你的名字叫李洽春,你爷爷希望你做个和睦向善的人。可是,这

名字不符合声韵。我再给你起个同一声母的名字吧，很洋气。”

洽春听到给起洋气的名字，高兴地说：“好。”

李俊岭指着渠水说：“渠也，小溪也，就叫这个！”

众人：“叫什么？”

李俊岭高声朗诵道：“春溪嫩水多无渣，春洲细草碧无瑕。”

诵毕，他说：“清清的溪水，无一点渣滓，你叫李清溪吧。希望你将来不仅要和和睦向善的人，有了出息，还要做一个清清白白的清官。”

洽春虽然不了解清官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他对清澈见底的渠水是有感情的，因为他经常在水中洗澡，于是他说：“好，我就叫李清溪。”

李俊岭带着学生来到学校，也就是议堂古庙。这古庙是为了祭祀关公而建的庙宇。相传东汉末年，群雄争霸，曹操带兵征讨徐州的刘备。刘备的义弟、守卫下邳的关羽（字云长）中了曹操的诱敌之计，被兵困土山，第二天清晨，关羽正准备突围，忽见一人单枪匹马上山。关羽一看，是曹将张辽。关羽昔日与张辽是朋友，还救过张辽的命，今日却是敌人。张辽下马拜见关羽，关羽问张辽：“为何上山？是来交战还是来助我？”张辽答曰：“特来相告，下邳昨日已破，刘备的两位妻子已被曹军抓获，云长何去何从，应当立断。”关羽大怒曰：“我虽处绝境，但视死如归，决心下山血战到底！”张辽进而劝降，说关羽既

然承担保卫两位皇嫂的责任,就不该不顾皇嫂安危自己去死;既与刘备结为生死兄弟,也不该弃刘备于不顾;而且责然送死,也辜负了一身好本领。并答应,一旦得知刘备下落,保证曹操让他去找刘备。于是关羽约定三件事:一、降汉不降曹;二、确保两位皇嫂安全;三、今后听到刘备下落,当即辞别。后来,尽管曹操对关羽百般拉拢,但关羽得知刘备的下落,立即挂印封金,保护两位皇嫂,千里走单骑,过五关斩六将,在古城与刘备会合。后人为了张扬关羽义薄云天的这种品质,把关羽与张辽议事的地方,叫“议事堂”,简称议堂。

议堂古庙环境幽静,八字红墙。院外的柳树,遮天蔽日;院中的松柏,郁郁葱葱。正殿坐北向南,东西是配殿。正殿中央是威武雄壮的关公塑像,两边配有很多坐姿不一的神像,还有一个跪在关帝面前的小神像,那就是张辽。

每年的农历五月十三,是关老爷磨刀节。老百姓纷纷磨面蒸馍,杀猪宰羊,送到庙里。然后,放鞭烧香,叩头礼拜,祈求关帝保佑五谷本登。李家也是如此,爷爷和奶奶曾带李清溪来这里行三叩大礼。现在,他要在这里上学了,他非常高兴。

学校和私塾不同。学校分上课下课,生活非常自由;私塾,一坐一天死板板的。对此,李清溪有深切的体会,因而他学习特别用功。

在一次课堂上,勤学好问的李清溪,突然向老师提出

一个问题：“这些神像都是泥塑的，人为什么向他叩头、烧香？”

老师解释说：“传说神灵能帮助百姓行善，排忧解难。”

李清溪又问：“俺家里遭土匪抢劫，俺母亲和嫂子被抢去，奶奶烧香磕头求神灵保佑，没有放回，它能化解什么难？”

老师语塞了：“这……”

李清溪又说：“我看神能排忧解难纯粹是瞎说！后来，还是俺爷爷卖地送去钱才把人赎回来的。”

全班同学听后一齐点头。

这时，突然有一个同学站起来说：“这些神像没有用，在教室里碍手碍脚的，把它搬出去吧？”

众人说：“对，把它搬出去！”

老师阻拦说：“同学们，先等一等，我找校长商议一下。”说看，老师走出教室。

李清溪望着老师离去的背影，他向同学们说：“咱们搬不搬？”

同学们齐声地说：“搬！”

于是大家一窝蜂似的涌向神像，有的搬，有的抬，不多一会儿，就把神像全部搬到院子里。教室变得宽敞了、利索了。

校长出来一看，见到满院子里都是神像。这位具有新思想的人既喜又忧。喜，学生敢造神的反；忧，这些神

像往哪儿放呢？无奈之下，他让学生把神像送到芦汪（芦塘）里去。

泥塑的神像，沉重又滑溜，不好搬，学生就七手八脚地将神像砸碎，然后一块块地扔到庙前的芦汪里。

学生的行动激怒了一些迷信的人。他们说：“砸神像，非遭大难不可，会遭报应的。”

但是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校园依然平静，书声朗朗。

课余时间，学生没有什么好玩，就把农村的“斗拐”拿出来玩耍。“斗拐”，就是右脚抬起来，双手握住脚脖子，左腿蹦着行走，两人相斗取乐。

李清溪是新李庄的“斗拐”能手，他抓住每一个时机与人周旋。有时跟着走动，一下子冲到这边，一下子又冲到那边；有时采取声东击西的佯攻手法，使对方猝不及防，斗败对方。

1924年夏季的一天，本村在徐州读中学的学生焦东山从徐州放假回家，带回来一个足球，在家前的打麦场上，和几位议堂小学的老师踢着玩。

李清溪带着弟弟李澍春去看，场上踢球者也不懂得规则，球到谁跟前谁就用力把它踢飞，球在场上飞来飞去，大家看得也很开心。

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观看时，不料，外号叫“油篓子”的焦礼川一球踢过来，不偏不倚正打在三弟澍春的鼻梁上。顿时，血流不止，晕倒在地。

李清溪吓得忙用水擦洗，殊不知伤口感染。没多久，

三弟病情恶化,医治无效,死在家里,年仅九岁。

李清溪一直很抱怨自己,不该带弟弟去看球,引起祸害。

1926年7月,李清溪初级小学毕业,到土山高级小学去读书,吃住在学校,级菜都是父亲赶集送去,学校供应开水。天热时,煎饼霉了,把它晾干,用开水泡着吃;冬天天凉,吃凉级,生活很艰苦。在这样的环境里,李清溪养成了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习惯。

此时,正是军阀混战时期,社会动荡不安。张作霖的奉军、张宗昌的直鲁军、孙传芳的五省联军,你来我往,明争暗斗,搅得危机四伏,民不聊生。接着张宗昌的直鲁军一部开进了土山小学,学校被迫停课,学生纷纷回家。李清溪回到了新李庄。

回到家后,李清溪便与伙伴们到田野里割草,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。

有一天,他们割草割累了,到一棵大树下乘凉,正巧李俊岭老师也在这里歇息,师生相见,自然亲热地谈笑起来。

有人让李老师讲故事,李俊岭高兴地说:“好,我给大家讲一个笑话。”

于是,大家像听课一样,睁着大眼望看老师。

李俊岭老师拿出讲课的姿态说:“同学们,你们仔细地听着:在清朝乾隆年间,有一个爱作诗的秀才,他不仅诗作的好,而且字写得美,远近闻名,凡是用得着动笔的